



# 迟到的追思

(上)

## ——我所了解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贾春太

齐凤翔

春天终于来了,但老贾走了。我恨透了那个寒冬,尤其是2022年12月19日3时59分那个不近人情的冰冷时刻,让老贾再也见不上我们,我们也再见不上老贾。

可恨我远在外地,又被那种“感冒”折腾得身乏体痛,没精力也没条件回大同去送他最后一程。也只能在回忆中失眠、在失眠中回忆了。

那是1980年冬日的一个上午,《雁北报》文教组组长任珂老师把我领到老贾办公室。稍前,任老师告诉我,人们所称呼的老贾叫贾春太,时任雁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雁北报社社长。他清瘦,但极精神,说话时总要皱起眉头。随着话音的节奏,右手食指朝前方点画着,感觉到他的话实而劲。“你看你这孩子,”当他知道我是谁后,就以这种状态满是认真而赞赏地对我说,“你自己还不会水呢,可下水去救人。真是的!”

他所说的救人一事,就发生在不久前的暑假末期。当我在大同公园人工湖跟前游玩时,发现一个小女孩落水。眼看她朝着湖心下沉,只剩下头发飘在湖面上,情急之下我和衣下水救人。怎奈衣服浸水下坠,等3岁女童被救上岸后,我差点“光荣”了。没几天,《雁北报》《大同报》相继以《不留姓名的人》为题,文情并茂地报道了这件事。大约个把月后,又有一个知情的同志给报社提供线索,发表了《不留名的人是谁》,让读者知道了我。

与我首次见面的首句话老贾就提起了这件事,说明上了他的心。我只是说,那是人的本能,谁遇上也会那样做的。他当即表示不然:“在本人没有危险的时候容易做到,可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救别人那就难能可贵了!你又没有别的企图!”他的言语、表情及所有状态都显现了掏心掏肺般的理解与认知,丝毫不带任何负面含义。这是我听到的最善意的点评。

这次找老贾,原本是想让他这位分管文化的副部长给地委文教系统沟通一下,同意我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去学习。是年6月,西戎先生主编的《汾水》杂志在次挂帅的位置发表了我 and 家兄风舞合作的短篇小说《“尖”老头冒尖》,且同期附有评论。10月,我作为雁北仅有的两个名额之一应邀出席了《汾水》编辑部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现场聆听了老作家们的谆谆教诲。到会座谈的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郑笃、戎夫等。不久,就有

一封推荐我去学习的公函落在了手中。作为朔县师范中文教师的我,按照当时的制度,是绝对不能离开教师岗位的。听了我的烦恼,老贾先是一番安慰,继而又说:“你的小说任珂同志推荐给我看了,文字很美,是山药蛋派!我看看你就先来咱们这里学习吧!我也是从省里边下来的,地区也有地区的优势。”

就这样,我成了《雁北报》的一员,每天与老贾低头不见抬头见了。之后,老贾便委托任珂老师起草了请我到报社学习的公函寄往朔县师范;再之后,老贾找地委行署的主要领导给有关部门打招呼,为我办理了调动手续。

初到这里,就让我有一种全新的感觉。首先是人人平等,真正的官兵一致。单就表象,显不出半点三六九等来。特别在称谓上,只有一老一小,就分不清孰官孰民。我还习惯于以往的经见,知道职务的自然称这长那长,不知道职务的一概称其为老师。那天我称呼要子瑾为要老师时,恰逢老贾在场。他即刻眉头一皱,话上来:“呀哈!数你这个要老师肉麻喇!咱们这里跟别处不一样,不能乱叫。见到比你岁数大的,就叫老这老那;比你小的,就叫小这小那。比如数我岁数大,你只能叫我老贾。”其实,我画的第一个版面就是要子瑾手把手教的,称之为师按说不为过。自此,我只好好改口,纠正“口误”。老贾虽是大领导,但上下班从来不用单位的车接送,而是骑着一辆除了铃子不响其他地方都响的女式自行车。如果让我描写这个车子的破旧程度,只能用少皮没毛一词形容。它陪伴了老贾的整个新闻生涯,直到老贾退休的那天它才退休。

更叫我庆幸的是,在老贾的麾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一潭清水,很少听到人们扯闲话。人心思报成为风气、也是风景,人们整天跟桌上的稿子“拧眉”,在意的是老贾如何评报。在每周一次全体编采人员参加的评报会上,一个小编辑(记者)可以面对面地批评社长的作品,即便言辞偏激点也没事。当然,别人的意见都发表完后,老贾要进行综合点评。他的意见除了自己对作品的看法外,主要提出往后的业务方向,具体到哪类稿子如何采写、编辑,版面该如何设计。他批评别人的作品时也不留情面,话到激动时甚至要习惯地用右手食指敲敲桌面。而正是这种气氛,才真正体现了业务面前人人平等。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方式,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贴在位于办公区门口的评报板上。这种

方式则是老贾运用得最多。他把自己的看法用毛笔字写在大样或新出版的报纸上,人们上下班路过时总要看上几眼,随时接收老贾的办报理念。

我曾回望过往,把1980年自我确认为人生幸运年,有几件大事装点了我的生活,但最让我有成就感的是结识了老贾。在工作、处事、生活上,我都得到了他的点拨提携和管护。当婚的1981年,我和爱人领了结婚证后四处租房无果。一位热心人给我出主意,找老贾发话,占用《山西日报》和山西电台驻雁北记者站的一间房子给我们做婚房。这间房子就在我们办公室的对门,里面放了半地旧榆木,还有一块大帆布做成的苫布。我跟老贾提出请求后,他十分爽快而简洁地回应“行”,我们自然发疯般地兴奋,两口子利用一个半天半个夜晚,把带土的榆木靠着东墙摆起来,再用苫布盖住。虽家徒三壁(另一壁已有了榆木),但终于有了安身的窝。知道我们收拾好了,老贾决定要参观一下。他进门一看那景象,不禁面露惊讶:“这怎么行?快把这烂东西扔出去!”他再二话不说,揭开苫布,拉起一根榆木就往外走,扔在了院里。见老贾这样,全报社的人都学着他们,不费一袋烟工夫,就把那些东西全部清理完毕。紧接着,老贾又嘱咐财务室,当月开工资时每人扣下5毛钱,为我们购买礼物。老贾又说,这里数他的工资高,扣上1块。很快,我们就收到了搪瓷碗、水(暖)壶等礼品。我们头一天在一个不起眼的搪瓷碗,装满了当年以老贾为代表的雁北报同仁们对我的恩德。它甚至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我开始编版不久,因吃不准版样字数与稿纸字数的微妙关系,给拣(排)字师傅带来不便,受到冲诤。老贾知道后,一次编采协调会,他破例要求报组拣(排)字师傅参加。会上,他特别介绍了我:“这是新来的小齐,他是山药蛋派。今后咱们的文字要向他学习!”

从此,再也没有师傅跟我发生不愉快。多少年以后我才悟出来,那是老贾十分艺术地为我解围。我常听人说,老贾在背后讲我救人的故事。每每向人介绍我的时候,首先说说那件事。一度时

期,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塑造我的人品人格,为我构建通往坦途的桥梁。

他在生活圈里呵护我,在业务上则是严之又严。记得在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我接受了写一篇社论的任务。我想趁此踢个飞脚,露露才气。于是别出心裁,论道说理完全运用文学的语言。老贾看稿时,用红毛笔把我的蓝色钢笔字删得只剩下半句话,然后就在空白处用行草体重新写了一篇社论。我生怕工人师傅发现了这个秘密,连夜工工整整地把稿子重抄了一遍,趁黑把版样塞进拣(排)字车间。他跟我个别谈话:“社论是代表地委和行署表态的,要突出指导性和指令性,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干什么怎么干,一定要讲清楚,不能只玩华丽的文字游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关于言论的写作理论。

这次露怯以后,我又经历了两次不成功的采访,差点在老贾面前把嫩脸丢尽。社论没写好就拣自己拿手的来,自告奋勇去写报告文学。结果写出近两万字的稿子,他看后没表态,既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把稿子放到我办公桌上,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我那种尴尬真比挨一次痛骂更难受。

吸取这几次教训,我变精了,一是再不敢没把握地揽“瓷器活”,二是写不出好的作品再不交给老贾看。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瞎猫终于逮到了死耗子。那是一次探家的时候,到本家哥那里闲溜达,比我母亲岁数还大的老嫂子向我讲述了哺育养子的故事。她边讲边哭,言至情深之处,我也由不得自己,陪着她下泪。以这次意外的收获为素材,我一鼓作气地写出了长篇通讯《金子般的心》。下班时间,我把这件作品交给老贾,请他斧正。稍许,我以到水房打水为幌子,路过老贾的办公室门口察动静。只听到老贾吸溜吸溜地“嘿呀”了一声。我想有戏,他也被打动了。当他把稿子还给我时,看到左上方标有“速发!”那秀秀的红笔行草让我斗胆问他:“发表时能不能署个‘本报记者’?”“能!”老贾曾在评报会上批评一些稿子质量不高,提出:“像这样的作品,以后就不要署‘本报记者’,就署你自己的名字。要坏就坏你自己的名声,不要坏本报记者的名声!”后来,我又把这篇稿子寄往《山西日报》,该报又改标题为《反哺》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发在《黄河》副刊的头条。从此,我的采写再没失手过。要说我在通讯的写作上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绝对是让老贾“逼”出来的。

## 又见小草

袁秀兰

听闻春来,小草便迫不及待地 from 泥土里拱了出来。

仿佛一颗颗绿色的小星星,悄无声息地驱赶走了冬的荒芜与清冷。它嫩绿的光,转瞬让世界焕然一新。

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大地醒来了,绿绿的小草茂盛了田间地头,茂盛了河岸湖畔,茂盛了沙石沟壑,茂盛了曲曲弯弯的小路,茂盛了风雨,茂盛了我们的心田。怀揣希望,与严寒辞行,心中有梦,再遥远也会抵达。

拾捡鸟语花香,拾捡一片片温暖的阳光,拾捡月亮洒下的羞羞涩涩的柔情,以小草为背景的春天,是那么生动迷人。它小小的身影,给村庄的梦,涂满香喷喷的绿,把城市的繁华,遍画成深情的念想。

又见小草,依旧在春天的诗集里芬芳着岁月的风,依旧怀揣着绿色的浪漫。

轻轻掀起晨雾的衣角,小草摇动着带露的叶片,留下绵绵细细的天真。我不敢惊扰这属于小草的早晨,我想让这朦胧的美,在时间的宣纸上绘成一幅画。

生动起来的阳光,欲言又止。远处的绿浓浓的,近处的绿深深的,我总是被这绿编织的春天所感动。悄悄唤起床童的回忆,过去的日子,遥远而又清晰。屋檐下燕子的歌声,油菜花上的蜻蜓,挂在枝头的那弯月牙儿,犹如我小时候的目光穿过时空。喜悦与愁苦,笑声与眼泪,一齐涌上心头。小草

## 晚归看霞

郭永忠

事田归晚看流霞，  
风扯碎云飞万家。

山托斜阳沟色黯，  
半轮红艳伴鸣鸡。

## 描述春天

孟夏

像母亲怀里的婴儿  
春天,安静地躺在山川河流  
把啾啾的鸟语叫醒  
惺忪的眼睛一点点清亮起来  
娇嫩的容颜一点点葱茏起来  
手在泥土里扎根抽芽  
脚以阳光的速度伸展

一路播撒盛大的花事  
打开封冻的莺飞草长  
遍野节拍的声音渐次铺开

描述春天。运用春秋笔法  
小楷字体,蘸着  
天空的蓝、火焰的热写  
用春雷乍响的声势  
流水湍急的语速写  
春天是一篇福音  
柳暗花明的言辞,描述出  
内心绽放的幸福

像骑着东风的马匹  
春天,背负花朵的美丽  
五彩缤纷的蹄印  
穿越乍暖还寒的季节风

## 春天的第一朵花开

李季

每一粒嫩芽  
都静默可喜  
每一片新生的叶子  
都会讲述自己的故事  
时光有情有义  
我心怀感恩  
迎接春天的第一朵花开  
把生命中的好日子

一摆摆在  
绿如蓝的水面  
天道厚朴  
整个大地暖意蒸腾  
野花将很快铺满山野  
多想回到故乡  
把檐下飘散的炊烟  
再次找到一起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

## 山右栗毓美与山左许瀚

徐志生

巢。

为了进一步探寻两处的许瀚是否为一同人,我专门购买了三本关于许瀚的书籍,分别为袁行云著的《许瀚年谱》,崔巍整理的《许瀚日记》和曹汉华编著的《增广〈许瀚年谱〉》。在《增广〈许瀚年谱〉》正文前,赫然发现一幅许瀚书的栗毓美墓御制碑文拓片照片,确定渔山书院山长许瀚与栗毓美墓书写御制碑文的许瀚为同一人。

许瀚(1797—1867),字印林,山东沂州府日照县人。道光五年(1825)乙酉科拔贡生,武英殿校录,叙叙州同。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恩科顺天举人,后铨官滕县训导。精于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金石学、目录版本学和书法,是清朝乾嘉学派的后起之秀,道咸年间扬州学派的重要学者,一代著名朴学大师。

许瀚因学问先后被山东学政王引之、何凌汉所赏识,道光五年(1825)进京,道光六年(1826)为国子监生员,道光七年(1827)至道光十一年(1831)随王

引之在武英殿校录《康熙字典》,《康熙字典》修成,因学养湛深,工作勤奋,叙得六品“州同”衔。许瀚在京期间,与王筠、汪喜孙、龚自珍、张穆、吴式芬、何绍基等友善,在学界也渐有声誉。

汪喜孙,字孟慈,清代著名学者汪中之子,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由户部员外郎保送河工,发往东河差遣委用,深受栗毓美倚重。正是由于汪喜孙的介绍和何凌汉的推荐,时任济宁直隶州知州徐宗干(字树人)聘许瀚为渔山书院山长,由此许瀚与渔山书院结缘。后汪喜孙、许瀚因门户之见交恶,致使多年友谊瓦解,形同陌路,令人扼腕。

从手头现有资料看,栗毓美与许瀚因渔山书院而交集,正是栗毓美从根本上解决了渔山书院师长的薪水和学生的费用问题,保障了书院的正常运行。

目前可以考证许瀚与栗毓美的唯一一次见面,是《许瀚日记》所记道光十九年(1839)十二月二十一日“饭后谒河帅”短短五个字。而在两月后的道光二

栗毓美(1778—1840),字含辉,号箕山,又号朴园,山西大同浑源人,历任知县、知州、知府、按察使、布政使、护理巡抚、河道总督等职,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病故于治河工地。因治理黄河有功、办事实心,道光帝御赐祭葬、予谥“恭勤”。民族英雄林则徐和思想家张穆分别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看徐宗干修《济宁直隶州志·卷五》,内含学校、秩祀、名胜三部分,在渔山书院“山长题名”栏,一个名字映入眼帘——许瀚。

这个名字太熟悉了。栗毓美墓御制碑文不也是一个名叫许瀚的人书写的吗?那么徐宗干修《济宁直隶州志》中的渔山书院山长许瀚与书写栗毓美墓御制碑文的许瀚是同一个人吗?要知道渔山书院与栗毓美颇有渊源。

我手头栗毓美的资料没有关于许瀚的记载,关于渔山书院有三处提及,一是惜余道人编辑的《栗恭勤公年谱·卷下·道光十五年》记有“并为济宁州渔山书院筹捐经费银四千两”;二是光绪年间浑源知州贺思翼纂修的《浑源县续志·卷六·人物·政事·栗恭勤公》记有“山东济宁书院曰渔山,捐益经费银四千,皆皆公筹”;三是徐宗干修《济宁直隶州志·卷五·学校·渔山书院》记“栗朴园河帅莅济上五年,于书院学校尤三致